

列子庸齋口義卷上

庸

齋

林

希逸

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
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
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
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畫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
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
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

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天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錄臣向昧苑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四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

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諸略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處度以為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永嘉之亂既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矣矣卷首校讎數語其果出於劉向否也其曰與鄭繻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群書會紀

晁氏讀書記並因之又以繆為穆此皆未深考者又曰孝皇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撮首章二字而已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失之迂誕力命揚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廬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又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愚意此書必為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己意且模倣莊子以附益之然其真偽之分瞭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

天瑞第一

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眾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圃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氏魯人吾

側聞之試以告女

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贅人壺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而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疑獨者如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鄰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復即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
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
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也言人之神自虛
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
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
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
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老子所謂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之意存焉
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
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
以證其不生不化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
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間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
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
達死生得喪也自然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
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
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迹求之則非矣不曰無定名無
實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此一篇先頓一箇靈子何言哉在前既說一段了於此又再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曰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即變也變即化也太易即大造化也形爲始質爲素今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即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上面既說四箇太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幹

旋之妙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循者求也氣既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即太易也即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為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即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為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生有故曰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陽氣輕清而上為天陰氣濁重而下為地陰陽之氣和合而為人冲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

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夫能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是無全功矣聖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事隨萬物之所宜而各職其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不能而物能之者教化不能違所宜如忠質文之隨時九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爲

直小者不可以爲大鹹者不可以爲酸涼者不可以爲熱是_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有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

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也生

生形形殼殼色色味味造化也職主也無為造化也
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
殼其所殼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
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
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
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
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若無知
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攫蓬而指顧謂
之曰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
乎過歡乎種有幾若蠅為鷄得水為鱉得水土之際則
為蠅蠅之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栖則為鳥
足為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撥駒撥十日化而為鳥其
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順輅食
醯順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
贅為贅為生乎腐蠶

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傍見蓬草

之中有此枯槁而指之以語弟子曰豐其名也未嘗生米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指觸髅也予則列子自謂也過養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予果歡乎其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二字以果為過恐穀之訛也若如此說別謂此其死者生前自養過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無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乎若指觸髅予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死以寂滅為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種各不同却皆就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馬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此書中間又添數句復覺不及莊子若蠅為鷄黿化為鷄也蠅即蛙也此四字莊子所無亦與下句不相入蓋若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也亦有絲縷相結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蠅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倒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馬車錢草也鬱栖糞壤也車

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鳥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為蠚螯鳥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蠚螯螭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元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虫化而生者名為駒撥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駒撥之虫又化而為烏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彌斯彌虫也食醯蠖蠖也頤輅黃輓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个食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督芮腐蠶亦虫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鷓鴣之為布殺布殺又復為鷄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鷓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苜蓿也老踰之為後也魚卵之為蠶而老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純雌其名大罍純雄其名樺蜂

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勢亦不類然亦皆為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踰為後如老鼠之為蝙蝠也實爰山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狸而有鬚自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亦然類者

其名也鷓即莊子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
風化者也大要龜鼈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
無雌也蜂小也蜂之在房只吮而化其尾有刺獨為
王者無之或云此虫以眾陽而宗陰陰為君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
乎空桑

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

厥昭生乎濕醢雞生乎酒

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

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其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
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比日入於機

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一截說

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立意駭駭世俗處非

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雜了羊奚草名

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

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

謂馬齒菜馬藍草也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人

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

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

為其愚弄者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何所不有

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
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至樂篇

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分曉蓋自秦而下
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後存者有亡者至校
讎而後定校讎之時已自錯雜及與午中原之禮書
又散亡至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偽書雜乎其間如
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一篇前頭
數段極妙無可疑者中間未免為人所雜然其文字
精粗亦易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殼動不生殼而生響且無
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借終終
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又有生則復於
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
非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殼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以喻無之
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則凡有必歸於無有
形者必有終天地亦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借終乎若
以為天地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
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為進進聲之訛也本無始則無
終矣本不又則無盡矣不又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有

生者必歸於不生蓋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已離其真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求生畫止也畫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為長短之數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所自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何存乎此即圓覺所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竊其說恐亦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原壤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於此剽竊詆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素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事也欲貴欲也思前算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為物所攻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即莊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變之始也孔子遊於太山見榮落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

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一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為裘以索為帶天地之性人為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

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
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
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
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且行且歌也少不勤
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不競時言其不能爭
名爭利於世也子貢以此譏之而林類以為我惟不
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
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名之
也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言自生而死猶生之必返死

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
後身之說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
來生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
即莊子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
生之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
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為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
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宰如也
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
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

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備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倦於學者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厭倦之意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所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貢未曉故再有息無所之問而夫子乃以壙墳之事答之畢宰墳鬲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據此

一段雖為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死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徒曰生死而已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徵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昏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仁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徵者歸也言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之意故舉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者以身為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為非故不與之而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則以道為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尚之有
貴虛者以虛為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何貴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非其名著言
曰虛曰靜則
居纔有取與分別則失其所居矣大道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礪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為舞弄則真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舞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

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
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
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能亡日
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
不可覺俟至後知

粥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
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似人居其間而
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
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
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猶

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
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
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即隨生也寒
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虧損故曰一形
不頓虧惟其不頓故人亦不覺不頓者不驟也人之
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
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態體態也智意見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
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

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
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
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躡步蹠蹈終
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
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
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
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
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
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焉
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
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
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
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屈伸呼吸與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自然
者也日月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出只使猶曰但使
也政使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躡步蹠也蹠蹈
踐蹈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爲積塊也奚謂不
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

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為此語以形容之易曰
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
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
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為有中之最巨此兩句亦好
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知也未後一
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
心於有無去來也今之禪家却出於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
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
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
有邪

委和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
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化
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
也不知所持無執着處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
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
覺所謂今者委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段與莊子
知北遊篇同但丞字莊子作承是也此必傳寫之誤

然謂之承者亦寓言之名

齊之國民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民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於國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自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棄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民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民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民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然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民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皆惑也國民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未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者也謬已

欺已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怨言也時利天時地利也滂潤浸潤也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所生在外者也一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爲之也誠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何與認同認以爲己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意蓋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爲其生故如此形容所以爲異端之學天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鼈皆天地之所有人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柳子厚天說之喻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段同公道人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公者自公亦天地爲之也私者自私亦天地爲之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爲有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則善亦爲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此等處似非列子本意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_居奸_反黜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_居奸_反黜昏

又曰自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謬矣養一
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
直侍徹鍾懸減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
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
在兖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
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
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
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
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
傷痛指撻無疢音瘳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
礙與礙同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
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歸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
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
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
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
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
百餘年不輟

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意一
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至於無心始
於有為而終至於無為也正命性命也以性為正音

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皴黑而瘦也昏然言其五情
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讚合作嘆淫
矣者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深直
侍者使令之人也懸鍾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
今人言服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此
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渠泥南閻浮也斯離也齊國
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心也無
向背逆順言其心無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
入而不自得也斫撻無傷痛指擗無疢癢言其雖有
形猶無形也破與礙同神行者其行無迹也天老力
牧泰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猶言登遐也假當
作遐莊子中多有此意以此列子比莊子人謂勝之
恐亦未然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
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
不怒原慤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
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
時年穀常熟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
響焉

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

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佞不倂曲也與不愛同
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施不惠無所與也不聚不斂
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
獸生育也札傷疾瘥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
響言無妖異也靈怪影響皆鬼之妖也與莊子逍遙
篇同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
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斬其術者十反而
十不告尹生對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
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音載有
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
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
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
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
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
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
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
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
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
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

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復虛乘風其可幾乎丑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不省舍言不歸宿也懟怨恨也以十請而不告欲辭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徃從之去而復來也章戴丑生之名也姬音居殼之訛也夫子指老商是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之念口無是非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者更也向也去是非利害之念絕是非利害之言今復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正也從聽從也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心於是非利害之間是心與理一無復決擇也橫縱也縱心所念不涉思惟也縱口所言橫說豎說皆可也放縱自由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內既與理化則動容周旋之間亦與俱化故曰內外俱進矣至如眼耳鼻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一源亦是此意也幹身也幹殼即蟬身之殼也木葉幹殼言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

以乘風也汝之懟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一節天地且不能受載況渾身乎此章蓋言其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爲實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殼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關尹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是借其名以爲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書爲後人所雜而中間絕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空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今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巧所及非果敢之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姬居也魚吾也音之訛也像貌殼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固於有形之間則何

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也奚足以至乎先言囿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穀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掇一字文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知不形無所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為至到之見乎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夫子以我為億也萬物之終始物之所造皆造化也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為性以生言則為氣以得之於已者則為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汨也無退卻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曾自是故遇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燕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即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神全雖有

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選物不為物所迁也不懼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己也故以此言之此數語極為

精密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
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
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
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天下潛黃泉
集於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

殆矣夫

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闚青天

至黃泉揮斤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猶怵然而恟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恟動也恟目動目也殆難之意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鄉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眴之

攬止兩反 攬必結反 揆倚海切 枕勇主切 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

愠谷而諸客之技單備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骸骨無礎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

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
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
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
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
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
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
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
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
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
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
存也心一而物亡迂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
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
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
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
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
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復危險入水火而
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段形容箇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可以學道
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口所偏肥言惡
而咀嚙之晉國視其好惡而升黜其人智鄙智愚也

傷破爭競有所傷損也一國之人當時以此成俗禾
生子伯一客名也垆外野外也田更野老也三老五
更皆老者之稱衣冠不檢言其破碎不整也明輕視
之意攬捩挨捩四字皆戲侮而推打之也單簡言戲
侮之力罷盡也漫言等閑說也骹骨無襦無所毀傷
也淫隈水盤渦處也昉始也始令其同客衣帛食肉
也埃不漫烟埃不能眩迷之也吾誠之無二心言信
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所措忘其身也不知利害之
所存不知世之有患害也其心既一則物無迂於己
者今既知子黨之言為欺誕則內之疑慮已生外之
觀聽已惑回思前日之蹈水火幸而不焦溺爾此意
蓋言心纔盡則利害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
慮之患則難矣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
心苟誠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此亦圓覺經
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即至誠也信偽謂信人之偽言
以為誠猶且若此而况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
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
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
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

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
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
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
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
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
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
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術不傳使
之教毛立園也不言養化獸而言養虎者舉其大者
也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
人異類而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
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怒亦不順
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此數語形容
得人情物理極精不中者言皆不中理也心無逆順
即無心也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不過發明無
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

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聞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謔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浮者也没人能入水者也謔起也謔與噫同玩其文玩其外也實以也言見道未深也而固且道與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與謂未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以為道歟輕於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者數數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或覆或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所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之舍不得入其舍即不動其心也

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惰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九重外者拱內

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為注此以為摳字異而義同摳投也莊子以為輕內此以為拱內拱者拱摳之也鈎帶也鈎重於瓦金重於鈎謂射者之

巧於心本一纜有所顧情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則有所擇搭而惛而惛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以子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吕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三十里大也竝流汨流而揀之也承接也棠行注云合作塘下是也齋莊子達生篇作齊乃水之旋磨處也齋字亦誤也汨湧劇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

則誤矣孟子曰言性則故而巳矣即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癘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

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現音九二而不墜

則失者錙銖繫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繫五而不墜猶

掇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

疑於神其痾癘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

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持竿而粘蟬者也繫九

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注

莊子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檠株駒今所謂木椿也

檠椿也株木之名也駒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

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檠而不動其

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

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

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

有之但以為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痾癘者背曲也逢

衣儒者之服也能修汝今日之所以言而後可以重

言向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

也上語上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向現莊子作九疑莊
子作凝字從莊子爲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
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
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
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漚與鷗通用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不止於百
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其機已露
豈能與物我相忘哉以此喻無言之言無爲之爲不
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爲無言無知皆無容心而已

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
至爲無爲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
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智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
也此三句與莊子達生篇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枌燔林翳赫百里有一
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
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
也氣息音轂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
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
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

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藉仍藉草也躡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也奚物謂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喻涉火之說亦與商丘開剷同意和者大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曾中與造化爲一則物無不同初無傷礙刻心去智即不知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言亦專講明此之久矣

夫子能之能不爲便是黃藥以藥符受水苦楚以爲興妖捏怪彼僧回首而謝曰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正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歎衆雌而無雄而又奚知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歲月旬日或遠或近也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

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
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
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
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知生也無雄又奚
知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
以形見之意抗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心
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謹子之先生
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
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合
乎不詭合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
此猶樵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萌乎若生而不生之
意不詭即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
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
勿正同惟有若明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活
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幾亦是脩觀
之名德幾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
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濇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
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
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
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非
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為天津以
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
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
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